

徐朝夫
著

梦中的船

徐朝夫
著

梦中的船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中的船/徐朝夫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4

ISBN 7-5063-0903-3

I. 梦…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7471 号

梦中的船

作者: 徐朝夫

责任编辑: 王 元

装帧设计: 蒋艳 李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61 千

印张: 8

插页: 2

版次: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03-3/I·894

定价: 8.1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风平浪静中.....	1
紬 渡	19
摸 鱼	24
鹅 情	27
洋 葱	34
菜 粥	37
生命之水	41
蹕 青	44
索 子	47
过昆仑	53
偷 蛋	57
男人是猫	60
作家们为鱼爱鼓掌	67
雪舟和“小全大”	72
人间多情	77
半路“进家”	83
康康，一路平安	88

大自然的厚爱	92
竹海生灵	96
谈谈宜兴人	102
宜兴两坛“酒”	105
播种福荫	108
重走上坝	110
扶风两条街	113
樵 园	116
满锅摊	122
美人蕉	126
蚌 娘	133
梦中的船	138
学吃泥螺	143
英山人家	146
天池揽奇	151
烧 炕	155
酒 戒	160
浩然的泥土巢	164
苏罗维拉教授一家	168
珍珠岛上的文学巨星	173
在卡维部长家作客	178
祝福和抓饭	182
山坡上那一家	185
佛国乌鸦与官林老鹅	190
生意和友谊	192

“补课”四十年	197
交公粮和吃皇粮	202
蜗牛·葡萄和我	206
你应该哭一场	215
福 痣	217
文学作品获奖祝词	220
美好留待今朝	222
名片的变迁	225
“名人”自重	228
鸟 祭	231
年祭——悼再兴先生	233
哭潘井老师	235
舞 谈	237
正眼看鬼	242
“抗洪”记	245

风平浪静中

边 角 料

于文字我这人算小器的，不肯轻易就把属于我自己的财富拿出来，俏的滞的都想压在仓库里。前日，毓鹏君来宜兴，几位文友聚集一起，谈到深夜12点。其中有个题目，毓鹏君要我这般如此写下几行文字。我感到为难。稍后，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这些于我自己见得可贵的材料，正在用，写自传体小说，并且已经同北京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零零碎碎亮出去，自传体小说就缺少新鲜感了。鹏君说：你可以剪下些“边角料”，“正料”留着裁大衣——也好为你的自传体小说先做个广告啊。想想也好，这或许要比自己写一篇《请买徐朝夫自传体小说》的文章还强一些。因为掷出去的是蚯蚓，钓来的是鱼。鱼上钩之后，后悔也不太晚——作家的话多属戏言，戏言不作真。

头题不是要目

10年前，我写了一篇一万二千余言的小说，在某家文学期刊打头题发表，其后多有评说。一日，偶读北京出版的一张日报，发现刊有拙作的那期文学期刊在该报登了广告，但却不见拙作的题目。半月后聚会，巧遇该刊小说组长，他欣喜地告诉我小说发表了，问我收没收到样书。我顺便问他：登广告时怎么给漏了？他说：没漏，广告上登的是要目。我愕然无言。

第一次参加创作学习班

1973年，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是镇江地区文化局举办的，时间一个月，与会者32人，目的是创作一本名谓《朝阳红》的儿童文学集子。

我身瘦、脸黑、手粗，一身农民装束，手里提一只农村妇女劳动时包头的那种蓝底白点方巾打成的包袱走进镇江三招，着实把两位主持学习班的人吓了一跳。下面是见面后的一段对话。

问：“你有介绍信吗？”

答：“没有。”

问：“谁叫你来的？”

答：“我们县文化馆的於老师。”

问：“你以前给广播站写过广播稿吧？”

答：“写过一两篇。”

问：“你知道什么叫‘创作’，什么叫‘小说’吗？”

答：“小说就是胡说八道。”

当夜住下。明天（大概经过研究），问话的对我说：你既然来了，在这里学习学习也好——宜兴就来你一人，要不宜兴就是空白了。

文文气气的学习班里牵进一条浑身泥巴的牛，很不协调。“同学们”很少同我说话，别人说话我也不插嘴，做哑巴。32人30天，定下11篇稿子。前20天内，我一人给写了两篇，其中的一篇打头（后来又改成京戏在地区京剧团上演）。这下子风云突变。学习班领导和“同学们”都来和我打伙、聊天，有人说我“像鲁迅”，有人说我“像高尔基”，那样“深沉”又那样“含而不露”。连学习班唯一的青年女性也每每在晚饭后带我去散步、谈心，那样的有情又有意（以往她是不看我一眼的）。我对这一切非常恼火，干脆说：“我1958年写的小说就得过奖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小说就是胡说八道。”

你知道太湖饭店是什么地方

那年，省作协在无锡太湖饭店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我乘轮船又乘汽车到无锡汽车站，一问，没有去太湖饭店的公共汽车，即到火车站对面租二轮摩托车送我去。票价三元。司机磨蹭许久不肯开车。他问：“你知道太湖饭店是什么地方？”我说：“人住的地方。”他看我一身土著泥巴气，十足一个乡巴佬，兴是瞎问路，把三元车票钱先给了他他也不肯开车，意思是我这种人根本不配去太湖饭店。一会，从屋里走出一位像治安员的角色来，那人问我：“你去太湖饭店干什么？”穷人火气大，我说：“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双重间

谍，我去干什么，不必告诉车夫！”他愣了好大一会，三个轮子才转动起来。

东 山 偷 橘

省作协破例让我进了第一、第五两期读书班。第一期读书班先在无锡柴油机厂，后来转移到苏州东山，住“雕花楼”，杨旭当班头。时近深秋，东山橘林满树累累，美不胜收。一天傍晚，我们几位遁进橘林，一人摘了两只青皮橘子。橘子还不熟，不好吃，只是好玩。天黑后我们才回到住所。杨旭闻讯，把我叫去“交待一些情况”：二男二女，黑天林障的，搞什么鬼名堂？我说，老徐是个好同志，去橘林司职保护吴碧莲，没有偷橘子；她和他们偷没偷，我不知道。杨旭看看我的衣兜，说：你给一只橘子我吃，我就证明你没有偷橘子。

大螃蟹自找吃主

宜兴县文化馆是个小公园，里面有荷池，有土山，隔开一条公路，一条护城河，是西汊。

思想红而肚子饿那会，我们这帮伙计经常聚集文化馆内写稿、改稿，每年都有大量创作成果，有人物且人物会开口说话的剧本和故事上百个。这些杰作尽管会被我们尊敬的“蒋班长”拔出手枪一梭子弹枪毙殆尽，血泊满地，但人家还是很快乐。自带铺盖，有时人多时间长，还自己开伙做饭，真正的穷开心。我和周墅陈生梅君，年岁大，资格老，给我们单独一间小屋，以便“专心致志”写作“重点作品”。生梅嗜酒，每天夜里睡前要甩一个“手榴弹”（二两半一瓶的白酒），

我自然要陪陪他，否则天明五更，所有的公鸡不会啼鸣。那天夜里，我们干得很晚，却是忘了买一包茴香豆什么的回来下酒，二人双双发叹：今夜只能喝“揉鼻头酒”了——没有小菜，喝一口酒，揉一下鼻子，乡里人称“揉鼻头酒”。我出门小解，开门时，见一只大螃蟹爬上门槛，向灯光里冲来。忙抓住它。生梅喜叫：好啊，真是斗大的皇帝笏大的福气，大螃蟹送货上门啦！接着，我们打亮电筒沿墙根寻找，竟又找着三四只。没有姜，没有醋，抓把盐架炉子上煮熟，两人吃得面孔通红，兴奋不已，闲扯漫聊一夜未曾入眠。

画家钱剑华先生也住文化馆内。一间低矮的小屋，作了他的住所和工作室。晚上，他在灯下伏案工作，听到门有响动，似有人轻轻敲门，即不抬头地说：“进来。”俄顷，响动又起，他又说：“进来。”稍后，听得碗碟哐当作响，想是有人找碗喝水，说：“这里有开水，自己来倒。”碗碟继续哐当作响，他以为有人戏耍闹玩，即开了房门走出外屋，拉亮灯时，见两只大螃蟹爬进小碗柜，在碗碟上翻滚搏击——螃蟹竟是如此照顾辛苦人。

剑华先生今在无锡供职，不知他还知不知道那种蟹味？

零下 20 度：先来根冰棍儿

我的“老板娘”卖掉两头大肥猪给我作路费，让我闯游大东北。我受了《林海雪原》中大森林大雪原那雄伟气势之诱惑，企图把杨子荣剿匪走过的山沟山头重走一遍。《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联合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

会之后，《北京文学》的陈世崇借给我一件黄大衣，我即登上北上的火车。车到牡丹江，天已傍晚，风呼呼的，西沉的太阳在发抖，气温零下20度，我这副“江南骨头”挨不起暴寒，下了车就像进了冰窟窿，裹紧大衣也冻得牙齿打战。文友刘树德在车站接我，我们要等晚上的火车去东京城林业局他家里。车站上有许多叫卖冰棍的小贩，木箱子敲得达达响。刘树德去买了两支冰棒，递给我一支，说：“老徐，先来根冰棍儿！”我说：“我自己也成冰棍了，还吃冰棍！”

抛 锚

在以东北抗日名将朴英山名字命名的英山林场和英山村（朝鲜族）住了五六天，我搭乘运材车经由东京城去尔站伐木一场（那里一年只有84天无霜期）。这一程路轻说有三百多公里，全是丘陵和山地。驾驶员的妻子和他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以及我四人同挤一个“限座两人”的驾驶室，挤得挺舒服。驾驶室右窗没有玻璃，我用大衣堵上挡风。车至一块高岗地，四面没遮拦处，熄火抛了锚。耐心的司机查修了一个多小时，没查出毛病在哪里。他的妻子一个劲地说他“窝囊”：五级工，修不好车，不害羞，饿着冻着江南同志，大罪不赦！我的大衣给了年轻的母亲裹孩子，我难耐饥饿、寒冷，围着汽车小跑取暖。一会，司机把我和他妻子领进路边一间没人住的、大概是临时看管庄稼之类的木头小屋，拣来一抱柴禾，生起一堆火，让我和他妻子、孩子一起烤火，他复去修车。小女子长得小巧玲珑，性格豪爽、活泼，她给我“唠嗑”了她怎么嫁给这位汽车司机的美不可言的故事：我搭乘

他的车，天黑前山沟里冲出一群饿狼，我吓得没处躲藏就钻进他怀里……我们说话间，司机突然闯进小屋，倒背双手，诡谲地看着我们。小女子嗔他：“看啥呢，这么冷的天你老婆会解带子啵？”司机一笑：“有火就有危险，我得提防着点儿。”原来，他拦截了一辆车，向人家讨来两筒羊肉罐头。他熟练地把罐头打开，放火上烤热，让我和他妻子一人一罐吃着，他复去修车。汽车足足修了三个半小时，在另一位司机的帮助下才发动起来。

要钱买裤子

50年代初期，部队的文化素质极差，一个排没几人会写信的，我这小学生就成了“写信专家”。

同乡战友孙，妻子是中学生，他探亲时结了婚。孙战友不识字，他和妻子的全部书信往来都是我给写、给读。一天，他妻子来信，叫他给她寄6元钱，说要剪布做两条裤子。孙战友11元津贴费一个月，6元钱难挤，说：怎么结婚时才做了几条裤子，这回又要做什么裤子？我说：你个蠢货，她一定是肚子大了，原来的裤子不好穿了！孙战友惊喜，连叫嘞、嘞、嘞！

在硬骨头六连

硬骨头六连全军全国闻名，全连素质高，处处过硬，真正一个模范典型。

出于一位部队作家的美意，我来到六连。军、师、团都有干部在蹲点，同志们要我给战士们讲讲我过去的军旅生活——怎样在紧张的战斗和训练中学习文化知识的。我看到一

辆三轮摩托向杭州城里开去，晚餐无疑要加几个菜相聚。我了解了解六连官兵的“真正的生活”情况，即在晚餐前半小时悄悄跑回招待所，给指导员打了个电话，说我在会见一位朋友，不去吃晚饭了。第二天，开饭前5分钟，我突然来到六连，对连长说：我来吃饭了。连里干部想为我加两个小菜也措手不及，大家一起吃饭。大米饭（双季稻米），两个菜，一个是熬焦的肥肉片煮咸菜，一个是熬焦的肥肉片炒韭菜，韭菜很老，都焖黄了。我饱餐一顿，没有说话。第三天是周末。周末晚餐连队总要改善伙食的。我又在晚餐前5分钟来到连队里吃晚饭。周末晚餐是包子，一律的红糖馅。许多战士不喜甜食，甜包子就开水吃不下。我请司务长给战士们弄些酱菜来：可以推说是我要吃的。司务长请示了连长（连队伙食委员会主任），然后端来一大盆带有青椒的酱菜，战士们嚼得津津有味。事后，我悄声问连长：连队训练强度如此高，伙食为啥这样差？连长说：别的连队都可以抽几个人搞些社会服务项目，赚几个钱补助伙食；六连处处要模范带头——筑路要去，架桥要去，开山要去，搞城市环境卫生要去，高楼大厦开工典礼要去，植树造林要去，有意义的突击性劳动都得去，腾不出一个“闲人”；不搞经营性服务，就只能吃标准伙食；战士们因为训练，劳动强度大，吃得就多——蔬菜多么贵你是知道的呀！

由此我想，在专设的酒宴上，是绝对看不清一个地方的真情的。

关于学历

我不知填过多少张表格。我只读过两年半小学，在表格的“文化程度”一栏，我都填上“小学”两字，在给我评审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那些表格上也如此。有人说这样不大妥当，你可以填上“相当于”什么文化，比如相当于“大专”，我固执，相当还是相当于小学，这样真，是我。

“体验体验生活”

在无锡登上一列西去的火车，行程三天两夜。没买着卧票，连座位也没有，很多旅客拥挤在车厢甬道里。正值农村大忙，为赶这趟旅行，我这耕种八亩多责任田的大老板在家搞了几天突击，没日没夜地干重活，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上车后很想找个卧铺睡。车上“机动”的几张卧票，都让有面子的给补买去了。我把一只里面仅有几件换身衣衫、洗刷用具和几本书的大包寄托给一位有座位的青年女子。那女子右嘴角有颗漂亮的黑痣。面部特征明显的人，特别是女性，一般都不会耍滑头。我在车厢里挤来挤去，遇上列车员，有意无意地挤他（她）一下。人家不理我，客气地朝我白白眼。我看准一位女列车长走来。我同她已照面三次，曾问过她还有没有卧铺。我借助别人的身体，屁股一拱，把女列车长挤得不能移步。她责问我：“你怎么老是走来走去的？”我说：“体验体验生活。”大概这句话于女列车长有点新鲜，她用友好的目光看着我。我继续说：“我听说这趟车是模范车，乘务员非常热情，送茶送水，为旅客解难，我想亲眼看看，看能不能

写篇稿子表扬表扬你们。”这席话引起女列车长很大的兴趣，她打量我一下：“你是记者吗？”我说：“不是。”“那你干什么工作？”我伸出手给她看：“农民，闲下喜欢写写文章。”“你有证件吗？”我想机会来了，便拿出那个蓝皮面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来递给她。女列车长看罢，“哦”了一声，即说：“跟我来。”她把我带进列车员休息室。这里有五六张空铺位。她吩咐：你住这里，我们的列车员轮班休息，不能高声说话。我办了补票手续，颠颠晃晃痛痛快快做了个甜梦。列车员休息室不开大灯，窗帘拉着，光线暗，不能看书，坐久了寂寞，光躺又受不了，就请示女列车长，要把那嘴角有颗黑痣的“女伴”带来这里“休息一会”。女列车长客气地点点头：可以，不要高声说话——我们本来就只需咽声细语么。

施放“核武器”

峨眉电影制片厂把几十位会写剧本的和不会写剧本的作者请到成都。住进锦江宾馆，为时一个月。会议负责人有意把我和四川作家周克芹安排在同一个房间，说你是农民，克芹也是在农村滚爬的人，你们一起谈谈农村和农民生活，见得“有共同语言”。

克芹嗜烟。我拿出当初称作上乘的带过滤嘴的牡丹牌香烟敬他，他摆摆手，说：“你这烟是‘玩具手枪’，不行；我得这号核武器，力量大。”他抽的全是劣质雪茄烟，薄而简陋的黄纸包装，市场价格每包2角8分。抽起来一支接一支，从早上揉开眼睛，几乎一直抽到夜里入眠，每天3包。如此烟瘾，我惊叹不已。

1990年，闻克芹英年早逝，心里隐隐地痛，我想，他的早逝，同那“核武器”可有关系？

钻进大蚯蚓

上峨眉山，进一家寺院吃素斋，寺院长老为我们介绍峨眉山之佛教、风光、物产，其中说到：峨眉山上的大蚯蚓，有热水瓶样粗细。

一句话迷了我的魂。我坚信长老的话不是戏言，便想尽法子要看看大蚯蚓的面貌。削了根竹竿，在潮湿、肥沃的山地上掘土，几经辛苦终未见着。有天夜里，我钻进大蚯蚓肚皮里，憋得喘不过气，快要憋死了。醒来，原来是一位好人把一块湿毛巾捂在我脸上。睁眼看，蚊帐上果真有一条大蚯蚓在蠕动，那蚯蚓一会变成大炮筒，一会变成美貌佳人，一会又向外喷水，许多大鱼戏水、朝拜，蚯蚓即把大鱼一条条吞进嘴里。之后，我害了一场病。医生查不出病因。一位作家说，那是蚯蚓吃鱼引起的恐惧症。

戒烟

戒不掉烟，其根本原因只有一条：你有钱买烟。

我曾经戒过五年烟。我戒烟的唯一原因是没钱买烟。五年中，有关烟的诱惑和打赌，我都是胜利者。我戒烟时宣布戒五年就戒五年。戒烟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好村上派我和另一位社员到县城购买粮食加工机械，上轮船前我买了一包南京牌香烟开戒，丝毫没有那种怅惘惘失去了颠悠悠得到了的特别感觉，一切如常。